

《星星》历届年度诗歌奖获奖者书系

梁平 龚学敏 主编

一万或万一

卢卫平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星星》历届年度诗歌奖获奖者书系

梁 平 龚学敏 主编

一万或万一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万或万一 / 卢卫平著.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5411-4309-0

I. ①—…… II. ①卢…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5102号

YIWAN HUO WANYI
一万或万一
卢卫平 著

责任编辑 朱 兰 蔡 磊
封面设计 叶 茂
内文设计 史小燕
责任校对 汪 平
责任印制 周 奇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成都勤德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mm×210mm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30千
版 次 2016年9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309-0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 总序 ||

星星与诗歌的荣光

梁 平

《星星》作为新中国第一本诗刊，1957年1月1日创刊以来，时年即将进入一个花甲。在近60年的岁月里，《星星》见证了新中国新诗的发展和当代中国诗人的成长，以璀璨的光芒照耀了汉语诗歌崎岖而漫长的征程。

历史不会重演，但也不该忘记。就在创刊号出来之后，一首爱情诗《吻》招来非议，报纸上将这首诗定论为曾经在国统区流行的“桃花美人窝”的下流货色。过了几天，批判升级，矛头直指《星星》上刊发的流沙河的散文诗《草木篇》，火药味越来越浓。终于，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展，《草木篇》受到大批判的浪潮从四川涌向了全国。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中，《星星》诗刊编辑部全军覆没，4个编辑——白航、石天河、白峡、流沙河全被划为右派，并且株连到四川文联、四川大学和成都、自贡、峨眉等地的一大批作家和诗人。1960年11月，《星星》被迫停刊。

1979年9月，当初蒙冤受难的《星星》诗刊和4名编辑全部改

正。同年10月，《星星》复刊。臧克家先生为此专门写了《重现星光》一诗表达他的祝贺与祝福。在复刊词中，几乎所有的读者都记住了这几句话：“天上有三颗星星，一颗是青春，一颗是爱情，一颗就是诗歌。”这朴素的表达里，依然深深地彰显着《星星》人在历经磨难后始终坚守的那一份诗歌的初心与情怀，那是一种永恒的温暖。

时间进入20世纪80年代，那是汉语新诗最为辉煌的时期。《星星》诗刊是这段诗歌辉煌史的推动者、缔造者和见证者。1986年12月，在成都举办为期7天的“星星诗歌节”，评选出10位“我最喜欢的中青年诗人”，北岛、顾城、舒婷等人当选。狂热的观众把会场的门窗都挤破了，许多未能挤进会场的观众，仍然站在外面的寒风中倾听。观众簇拥着，推搡着，向诗人们“围追堵截”，索取签名。有一次舒婷就被围堵得离不开会场，最后由警察开道，才得以顺利突围。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候优秀诗人们所受到的热捧程度丝毫不亚于今天的任何当红明星。据当年的亲历者叶延滨介绍，在那次诗歌节上叶文福最受欢迎，文工团出身的他一出场就模仿马雅可夫斯基的戏剧化动作，甩掉大衣，举起话筒，以极富煽动性的话语进行演讲和朗诵，赢得阵阵欢呼。热情的观众在后来把他堵住了，弄得他一身的眼泪、口红和鼻涕……那是一段风起云涌的诗歌岁月，《星星》也因为这段特别的历史而增添别样的荣光。

成都市布后街2号、成都市红星路二段85号，这两个地址已

经默记在中国诗人的心底。直到现在，依然有无数怀揣诗歌梦想的年轻人来到《星星》诗刊编辑部，朝圣他们心中的精神殿堂。很多时候，整个编辑部的上午时光，都会被来访的读者和作者所占据。曾担任《星星》副主编的陈犀先生在弥留之际只留下一句话：“告诉写诗的朋友，我再也不能给他们写信了！”另一位默默无闻的《星星》诗刊编辑曾参明，尚未年老，就被尊称为“曾婆婆”，这其中的寓意不言自明。她热忱地接待访客，慷慨地帮助作者，细致地为读者回信，详细地归纳所有来稿者的档案，以一位编辑的职业操守和良知，仿佛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地温暖着每一个《星星》的读者和作者。

进入21世纪以后，《星星》诗刊与都江堰、杜甫草堂、武侯祠一道被提名为成都的文化标志。2002年8月，《星星》推出下半月刊，着力于推介青年诗人和网络诗歌。2007年1月，《星星》下半月刊改为诗歌理论刊，成为全国首家诗歌理论期刊。2013年，《星星》又推出了下旬刊散文诗刊。由此，《星星》诗刊集诗歌原创、诗歌理论、散文诗于一体，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成为全国种类最齐全、类型最丰富的诗歌舰队。2003年、2005年，《星星》诗刊蝉联第二届、第三届由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科技部颁发的国家期刊奖。陕西一位读者在给《星星》编辑部的一封信中写道：“直到现在，无论你走到任何一个城市，只要一提起《星星》，你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朋友。”

2007年始，《星星》诗刊开设了年度诗歌奖，这是令中国

诗坛瞩目、中国诗人期待的一个奖项。2007年，获奖诗人：叶文福、卢卫平、郁颖。2008年，获奖诗人：韩作荣、林雪、茱萸。2009年，获奖诗人：路也、人邻、易翔。2010年，获奖诗人、诗评家：大解、张清华、聂权。2011年，获奖诗人、诗评家：阳飏、罗振亚、谢小青。2012年，获奖诗人、诗评家：朵渔、霍俊明、余幼幼。2013年，获奖诗人、诗评家：华万里、陈超、徐钺。2014年，获奖诗人、诗评家：王小妮、张德明、戴潍娜。2015年，获奖诗人：臧棣、程川、周庆荣。这些名字中有诗坛宿将，有诗歌评论家，也有一批年轻的80后、90后诗人，他们都无愧是中国诗坛的佼佼者。

感谢四川文艺出版社在诗集、诗歌评论集出版极其困难的环境下，策划陆续将每年获奖诗人、诗歌评论家作品，作为“《星星》历届年度诗歌奖获奖作者书系”整体结集出版，这对于中国诗坛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举措。这套书系即将付梓，我也离开了《星星》主编的岗位，但是长相厮守15年，初心不改，离不开诗歌。我期待这套书系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也期待《星星》与成都文理学院共同打造的这个品牌传承薪火，让诗歌的星星之火，在祖国大地上燎原。

2016年6月14日于成都

论卢卫平（代序）

臧 棣

卢卫平的诗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优点，就是和当代其他的诗人相比，它特别重视诗歌的看见的能力。按流行的诗歌观念，诗歌的核心在于想象。浪漫主义诗学执着于想象，它坚信诗人的创造体现在想象上。这当然没错。但是，我们如何想象这个世界，诗人又如何想象人和世界的关系，其实存在着很多暧昧之处。回顾新诗百年，我们不乏充满想象的诗歌，也不乏试图揭示社会现实的真相的诗歌。想象的诗歌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化根基作奥援，它会流于诗意的空洞和语言的贫血。力图揭示现实的诗歌，如果一味从关于现实的教条出发，它其实也会越来越远离生存的真相。

作为一个诗人，在我看来，卢卫平最可贵的地方就是，他确立了非常明确的当代意识。对于诗人的当代意识，我们已谈论了很多年。但究竟什么是诗人的当代意识，依然令人深感困惑。这里，我愿意相信，卢卫平的诗歌，以及卢卫平在他的诗歌中展现的诗人的态度，或许可以为我们摆脱这些困惑，提供一个富有启发性的参照。在我看来，卢卫平的诗歌态度是非常鲜明的。他就

是要从当代的生存状况出发，去书写一个非常具体的人的感受。他有很强的现实感，但这种现实感有和常见的诗歌的现实主义文脉中的现实性不同。卢卫平无意按照有关现实的教条来观察现实，或摹写生活场景，它的诗歌意图不是要把一个人对生存境况的现实感受最终都要升华为对某个现实真相的揭示；那样的话，诗歌必然受困于僵死的教条。他总是从存在的具体性出发，通过静心的体察，通过耐心的领会，来慢慢推进一个诗人对现实世界的洞察。

尽管我自己的诗歌天性和卢卫平有很大的差异，我们两人为诗歌确立的出发点也很不相同，但在文学的深层，我也能感到我们的诗歌观念又有很多相通之处。现代诗歌非常强调诗人的观察力。按庞德的说法，诗歌要想和现代小说竞争，诗人必须克服浪漫的想象，对缺乏具体性的诗歌视域做一次深刻的告别。诗人必须发展他自己的观察世界的能力。这个意思，按里尔克的表述，就是“诗是经验”。从发挥自由的想象到学会如何观察，现代诗歌确实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向。卢卫平的诗，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这一转向。

卢卫平特别关注身边的事物，关注诗的日常性，关注语言的具体性。这种关注首先体现他对世界的观看上。诗人观察世界的方式可谓多种多样。和那些相信存在着一个现实的本质，并以此来观察世界的诗人不同，卢卫平对现实世界的观察要朴素得多。

很多倾向现实的诗人，都喜欢透过现实的表面去捕捉一个现实的真相。这样的诗人不愿意目击现实的表面，他们更相信现实背后的那个真理。但卢卫平的特异之处在于，他很信任现实的表面，他也喜欢将诗人的目光驻留在事物的表面。诗人的观看决定着诗歌的深意。在我看来，卢卫平所展示的诗歌方式，不外乎是通过现实的表面来揭示生存的含义；相比之下，就诗的技艺而言，它也许比一味通过现实的真相来图解现实的意义的诗歌方式更卓有成效。

总体的诗歌态度确立之后，在具体的语言措施方面，卢卫平也显示了一个诗人独特的敏锐和耐心。如何将诗人对日常事务的关注，落实到具体的语言书写中，这对每个诗人都是一种挑战。从诗歌观念上讲，卢卫平比其他的诗人更加强调诗歌想象力和日常经验之间的关联；他主张诗人应该从身边的事物出发来建构诗歌的想象力，诗人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努力发现掩藏在日常事物背后的诗意。比如，卢卫平在他的多篇诗学随笔中，都强调诗人一定要写他亲眼能看见的事物。这样的诗歌主张，也可以理解为一个诗人的审美天性的自然展露；但在我看来，诗人天性的自然展露，放在当代诗歌的大背景中去考察的话，也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在新诗的百年实践中，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诗人不愿意信任事物的表面。不仅仅是诗人这样，读者也是如此。甚至诗的读者比诗人还要急切地丢弃事

物的表面，直奔事物背后的某种真相。这种诗歌心态对诗歌文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它产生的恶果之一，就是我们既没有抓住现实的表面，也没把握到事物的真意。对卢卫平来说，黄金在天上舞蹈，这样的诗歌方式有点脱离诗歌的现实关怀。卢卫平甚至觉得，这样的诗歌姿态，已不完全是诗人的审美天性的自由选择的问题，而是诗歌文化的内在危机的体现。所以，对一个当代诗人来说，他要做的最紧迫的事情就是，学习正视身边的事物，并造就一种新的信任：诗人必须学会从日常事物中获取存在的真理。也许，正是由于很好地在诗歌观念上解决了对日常性的关注问题，卢卫平的诗才写了一种乐趣和深度。

还有一个层次。从卢卫平的诗和他的相关表述来看，诗人对日常性的关注，不仅牵扯到当代诗的审美问题，也涉及当代诗的洞察力的问题。在这方面，他似乎比很多当代诗人要激进一些。因为他看来，不愿意写身边的事物，其实是一种诗歌能力的匮乏的表现。对身边的日常事物的蔑视，从根本上讲，反映出的问题也许是诗人的洞察力的萎缩。因为他们无能看不见日常事物本身的含义。这或许，还不仅仅是诗人眼光的问题。对身边的事物缺乏兴趣，在本质上，其实是诗人的生命能力的一种退化。在新诗的历史上，诗人们总愿意拥抱宏大的历史想象，很少心甘情愿把眼光投向微小的事物。积习到一定程

度，诗人对日常事物的见识也越来越粗鄙。粗鄙的表现之一，就是我们的诗歌已无能在生命的意义和细微的事物之间建立起一种诗意的联系。在当代的诗歌书写中，诗人对身边的事物的关注，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意图就是：诗人相信我们身边的事物，包含有一种东西能直触生命的意义。细微的事物，平凡的事物，不仅能展现生命的迹象，而且也构成了最真实的生存的氛围。

卢卫平的诗表面看起来，写得相当平实。但在平实的风格的背后，其实还隐含着一种激烈的诗歌立场。即从诗歌阅读的角度出发，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卢卫平对日常事物的描绘，对现实生存的揭示，无不指向了一种诗歌的道德关怀。和躲躲闪闪的其他诗人不同，卢卫平愿意将诗人的立足点建立在对平凡的事物的信任之上。对他来说，这种信任绝不局限于一种审美取向，而是一个诗歌的道德问题。它的核心是，诗人是否还愿意对日常的现实生活负责。而令人感到钦佩的是，他并没有把诗歌的道德关怀变成一种针对他人的武器。比如，在当代诗歌的场域里，我们经常会见到别有心机的论者拿诗歌的道德问题，居高临下地指责他人。卢卫平的诗歌中体现出来的道德关怀，主要是内省的，自我启示的。它表现为一个诗人对自己的写作的内在的严格的自我要求，这是很可贵的。

或许，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从新诗史的角度来衡量卢卫平的写

作的意义。呼吁诗人重视身边的事物，这种主张在百年新诗历史上并不稀奇。像朱自清在写作《新诗杂话》时期，已多次谈论过新诗的写作和平凡诗学的关系。他同时代的很多人，如沈从文，李广田也谈论过。这些人都把对平凡的关注，辨认为现代诗歌审美的大趋向；主张现代诗的核心想象力是，在平凡的事物背后发现不平凡的东西。在朱自清看来，新诗要想完成自身的现代化，要想取得一种诗歌的现代性，新诗就必须发展出一种更稳固的文学能力，即从平凡的事物中提炼奇异的能力。这其实就是后来的文学理论强调的“陌生化”。对远方的事物的想象，当然是一种诗的能力。但从日常关系的角度出发，与我们最密切的关联，恐怕还是对身边的平凡的事物的想象。卢卫平的诗歌中就有很多对身边事物的精彩的想象。

在卢卫平的同龄诗人中，比如说第三代诗人，也活跃着一股顽强的诗歌力量，主张诗歌必须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第三代诗人主张诗歌的主体不再是先知，不再是英雄人格，而应该就是身边的熟悉的人物。诗歌的经验应以日常的生活感受为核心，努力戒除夸张的、浮泛的、宣泄的诗歌情感。所以，如果从诗歌史的发展脉络来看的话，卢卫平的写作基本上延续了当代诗歌中偏向日常经验的美学路径。从诗歌方向上看，新诗的百年实践基本上是以历史经验为轴心展开的。偶有偏离，要么遭到主流诗歌的批评挞伐，要么流于自生自灭。而在当代的诗

歌场域里，诗的写作究竟是以历史经验为核心，还是以日常经验为核心，依然存在着激烈的纷争。但至少出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已有越来越多的诗人意识到，建立在新诗和历史经验之间密切的关系之上的书写模式，极大地限制了诗歌的实践空间。这种书写模式，很容易变得专断，流于意识形态的偏见，自闭于美学的虚假。所以，在当代诗歌的视域里，重启诗歌和日常经验的关联，不仅关涉诗歌想象力的转向，也牵连诗歌文化的重大的转型。从这个角度讲，卢卫平这些依托日常经验的诗歌，从诗的日常性出发的诗歌，写出了生存的感受的真实性的诗歌，或许可以为重新思考当代诗歌和日常性的关联，提供有个有力的可靠的参照。至少，卢卫平做到了这一点：对身边的细小事物的关注和书写，不仅仅是一种审美的偏爱，它更是一种诗歌能力的体现。

坚持这样的写作，其实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定力的。当代诗歌场域里，经常会有论者将诗人对日常事物的书写，归结成诗歌的病态。斥责其为诗人沉溺于小我，自说自话。比如，北岛经曾批评当代诗歌，中国的当代诗歌，美国的当代诗歌，都是写日常经验，写身边的事物，写鸡毛蒜皮，没有什么大的抱负。这其实就是一种偏见。支撑这种偏见的，就是前面提到的将诗歌和历史经验紧密挂钩的那种文学观念。所以，这里其实也包含着一个如何看待诗歌价值的大问题。流行的文学潜意识里，写细小的事

物，写平凡的事物，到底能不能展现出诗歌的最根本的关怀，依然是一个疑问。

卢卫平的很多诗，像《分离》《在水果街碰见一群苹果》《玻璃清洁工》《修坟》等，都是写身边的所见所闻，都是具体的日常经验出发。但是，经过诗人的眼光的转化，经过对意义的精心的把握，那些看似很细小的事物，很多平凡的细节，却直指我们的生存中最核心的情感体验。所以，在我看来，卢卫平的写作其实为当代诗歌的走向起到了一种提示的作用。写细小的事物，照样可以在生活的平凡中触及生存的奇异。通过写身边的事物，平凡的事物，照样写出诗歌的最根本的人文关怀。

目录

第一辑 在命运的暮色中

- 多年后 __ 003
- 年近半百 __ 005
- 石头和水 __ 007
- 中年货车 __ 009
- 安 慰 __ 011
- 在命运的暮色中 __ 013
- 楼道的灯坏了 __ 014
- 在白居易墓前 __ 015
- 读 书 __ 016
- 终 于 __ 017
- 月 末 __ 019
- 葬花词 __ 022
- 四十三岁的弥尔顿 __ 024

- 雪中的乌鸦 __ 026
时间并没有放慢脚步 __ 027
我 们 __ 029
岁月的锯声在响 __ 031
垂 钓 __ 032
一个人走在旷野 __ 033
疼 痛 __ 034
循环诗 __ 035
鸥 鸟 __ 036
大海短句 __ 037
在沙漠深处燃放烟花 __ 038
还 债 __ 039
一万或万一 __ 041
哥特兰岛的午夜 __ 042
钟表匠 __ 043
南唐后主 __ 044
西楚霸王 __ 046
苍龙岭 __ 048
擦耳崖 __ 050
在绝壁 __ 051
血 疑 __ 052
珠穆朗玛 __ 054